

《金石萃編》與清代金石學

趙成傑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金石萃編》與清代金石學

趙成傑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金石萃編》與清代金石學 / 趙成傑著.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9. 5

ISBN 978 - 7 - 5203 - 4833 - 1

I. ①金… II. ①趙… III. ①金文—匯編—中國—古代②石刻文—匯編—中國—古代③《金石萃編》—研究④金石學—研究—中國—清代
IV. ①K877. 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9) 第 162805 號

出版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張 潛
責任校對 郝玉明
責任印製 王 超

出 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 編 100720
網 址 <http://www.csspw.cn>
發 行 部 010 - 84083685
門 市 部 010 - 84029450
經 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 刷 北京明恒達印務有限公司
裝 訂 廊坊市廣陽區廣增裝訂廠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張 26. 75
字 數 373 千字
定 價 128. 00 元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營銷中心聯繫調換
電話: 010 - 84083683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序

程章燦

作為一門學問，金石之學興起於趙宋之世。此前雖然也有對於金石刻辭的載錄、引證與研究，但都是零星的保存與利用，並未形成為一門自覺而系統的學問。從北宋開始，以歐陽脩《集古錄》和趙明誠《金石錄》等書的出現為代表，金石之學經由宋代文士手中，被逐漸培育成一門富有文人趣味的學問。隨後的南宋時代，又有以洪适《隸釋》《隸續》、陳思《寶刻叢編》及佚名《寶刻類編》等書為代表的一系列金石學著作相繼湧現，使這門學問日益充實增廣，不僅端居學問殿堂之上，而且擁有顯著的地位。歐、趙、洪、陳等人的著作，以各自不同的結構、各具特色的旨趣，奠定了金石學的規模和基礎，也指示了此後金石學發展與提升的多種可能與方向。

宋代金石學的成立，既反映了當時士人優游文藝、好古博雅、玩物成癖的生活形態，也反映了與當時經學、史學等學科發展密切相關的文化學術生態。宋代經學中疑經辨偽的學風，直接影響並且促進了金石學的發展，而金石學的發展，又從史料、史法乃至史識等方面，促進了宋代史學的發展。當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對宋代史學的評價極高。他曾經提出：“中國史學，莫盛於宋”，“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陳寅恪先生的這一論斷，在當代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先師程千帆先生也非常認同這一觀點。1986年，筆者報考程千帆師的博士研究生，考題中就有一道要求評述陳先生此

說，故而印象尤其深刻。毋庸諱言，金石學是臻於極盛的宋代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在兩宋三百年的歷史中，金石學形成了包括著錄（如《集古錄》《金石錄》）、存文（如《隸釋》《隸續》）、賞鑒考證（如《集古錄跋尾》）等在內的學術體系，它不僅顯著拓展了歷史研究的史料視域，而且開啓了藝文賞析、史學考證以及拓本玩賞等多種文藝與學術相互為用的門徑，為文學、歷史以及藝術等多學科研究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啓示。從這些角度來說，宋代金石學可以說是盛況空前的。

清代史學固然總體上“遠不逮宋人”，但是具體到清代史學的每個具體門類，卻不能說它們全都“遠不逮宋人”。例如，與宋代金石學相比，清代金石學並不遜色。清代的文士生活形態當然不同於宋代，但玩賞金石之風更盛於宋代，這種風氣瀰漫於士人圈，成為士人交際之時最基本、最通用的共同語言之一，這是促進清代金石學發展、大量金石學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主要社會土壤。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一些社會地位較高的金石學家，如王昶、畢沅、阮元等人，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可以調動較多的人力、物力資源，組織大規模的金石尋訪，完成大型金石著作的編纂。與此同時，清代的經濟發展水平，也為金石尋訪和拓本製作提供了比宋代更為有利的物質條件和交通條件。另一方面，清代學術特別是乾嘉考據之學的繁榮，又將考證之學由經史而蔓衍至金石考證，為清代金石學奠定了學術的根基。錢大昕所撰《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不僅是一部史學名著，也是一部金石考據名著。在這部書中，他自覺地利用石刻史料與歷史文獻相互比勘，考證諸史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創獲頗多。實際上，這可以說是王國維所提倡的以“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的先驅。

如果說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代表了清代金石考據之學所達到的專業精深的高度，那麼王昶《金石萃編》則代表了清代金石目錄的集成博大的氣象。《金石萃編》的出現，不僅是金石學發展到清代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乾嘉學術的水到渠成之作。此書之成，累積

五十餘年之功，傾注二十餘人之心力。作為一部金石目錄之書，它在體例上融合眾長，在文獻上廣徵博引，使之成為同類著作中更精、更全、更大之書。當然，《金石萃編》一書中仍然存在不足，在隨後出現的各種《金石萃編》的續補、校正之書中，這些不足得到了補正。這些續補著作層出不窮，不一而足。具體而言，又可以分為存目、校訂、補遺三大類，它們不僅在清代金石學著作中自成系列，並且以《金石萃編》為中心，構成清代金石學的一個學術傳統，從而進一步確立了《金石萃編》作為金石學經典的地位。因此，要更好地認識王昶及其《金石萃編》的學術貢獻及其歷史地位，不僅要從成書過程、體例設計等常規的文獻學視角切入，而且要重視此書的傳播與接受，將此書置於其所處的學術傳統中加以考察。換句話說，不僅要從書的本身，而且要從書的周邊來考察這部金石學名著。——這正是趙成傑博士新著的特色之一。

我與成傑認識，始於2012年。那年8月，我應邀為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舉辦的古文獻學暑期學校授課，成傑就是這個班上的學生。我為這次暑期班講授的題目是“秦始皇東巡刻石及其文化意義”。成傑在課間上來與我交流，表示自己對石刻很有興趣，並表達了報考博士的意願。次年，他如願考上南京大學古典文獻學專業，從我攻讀博士學位。在我的博士弟子中，成傑屬於那種很早就明確自己的研究方向的人，他以“《金石萃編》與清代金石學”為博士論文選題，也比較早就確定了下來。從2013年到2016年，只有短短三年時間，除了要修畢學位課程、通過資格考試、完成一篇博士學位論文，還要發表規定的論文，大多數博士生都力不從心。對成傑來說，這卻不算太難的事，因為他極其用功，心無旁騖，將所有的時間精力都投入到讀書和寫作中。沒想到因為過於用功，臨畢業前累出病來，不得不住院休息了一段時間，但就是這樣，最終他也只用了三年零兩個月，就順利畢業了。

博士畢業不久，成傑就順利進入雲南大學歷史系博士後流動站，繼續從事金石學領域的專業研究。他利用天時地利，不辭辛勞，奔波

於雲南各地，尋訪、蒐集了雲南各地的大量石刻文獻資料。他也抓緊時間，對博士論文補充材料，充實論述，擴大篇幅，提升水平。現在這本書終於要正式出版了，在跟廣大讀者見面之前，成傑請我說幾句。我作為這本書最早的讀者，也瞭解成傑寫作過程中的甘苦，姑贅以上數語，聊以為序。

2019年5月

目 錄

緒 論	(1)
一 王昶生平與學術	(3)
二 學術史的回顧與展望	(7)
第一章 《金石萃編》成書前的清代金石學	(16)
第一節 《金石萃編》及其時代	(17)
一 乾嘉考據學的學術背景	(17)
二 《金石萃編》成書前的清代金石學著作總覽	(25)
第二節 王昶事跡、著述及交游	(39)
一 王昶事跡釋疑	(39)
二 王昶著述補考	(46)
三 王昶與乾嘉金石學者之交游	(53)
第三節 王昶的金石尋訪與收藏	(72)
一 王昶本人的金石蒐訪	(73)
二 親屬、僚友、門人的拓片交流	(76)
第二章 《金石萃編》編纂成書考	(86)
第一節 《金石萃編》協助編纂考論	(86)
一 朱文藻及其協助編纂	(87)
二 錢侗及其協助編纂	(94)

三	王濤及其協助編纂	(96)
四	陶樑及其協助編纂	(98)
五	彭兆蓀、史善長等人與王昶著作編纂	(99)
第二節	《金石萃編》的編纂特點	(102)
一	目錄及其特點	(102)
二	存文及其特點	(106)
三	集釋及其引書	(108)
四	考證及其貢獻	(109)
第三章	《金石萃編》引書考	(115)
第一節	引書數量及名稱	(115)
一	引書概況	(116)
二	引錄單篇文章及跋文概況	(124)
第二節	引書體例與特點	(128)
一	引書體例及其間關聯	(129)
二	引書特點及相關問題	(139)
第三節	引書貢獻及意義	(151)
一	引書貢獻	(151)
二	引書意義	(157)
第四章	《金石萃編》續補考	(162)
第一節	《金石萃編》續補分類	(162)
第二節	《金石萃編未刻稿》及相關著作	(172)
一	《金石萃編未刻稿》	(172)
二	朱文藻《金石補編》	(179)
第三節	續補存目之屬	(182)
一	黃本驥及其《金石萃編補目》	(183)
二	許榘及其《金石補編目錄》	(186)

第四節 續補校訂之屬	(189)
一 羅振玉及其《金石萃編校字記》	(189)
二 羅爾綱及其《金石萃編校補》	(194)
三 魏錫曾及其《金石萃編刊誤》《續語堂碑錄》	(199)
第五節 續補補遺之屬	(202)
一 《八瓊室金石補正》之編纂及其體例	(202)
二 《八瓊室金石補正》之意義	(213)
三 其他續補《金石萃編》著作	(217)
第五章 《金石萃編》與清代金石學之構建	(236)
第一節 《金石萃編》刊布與流傳	(236)
一 《金石萃編》的主要刻本和批本	(237)
二 《金石萃編》成書後的傳播情況	(253)
第二節 《金石萃編》對清代金石學的學術影響	(259)
一 道咸以後的清代金石學發展脈絡	(259)
二 《金石萃編》與清代金石學的學術聯繫	(268)
第三節 《金石萃編》在清代金石學上的學術地位	(279)
一 《金石萃編》續補著作之優劣得失	(280)
二 《金石萃編》續補著作在清代金石學史上的 貢獻及意義	(286)
三 由《金石萃編》引書所見清人治金石之特點	(291)
四 《金石萃編》對奠定清代金石學格局之影響	(295)
結 語	(303)
附錄 《金石萃編》引書情況總表	(307)
《金石萃編》按語集萃	(363)

主要參考文獻	(408)
本書各章发表情况	(414)
後 記	(416)

緒 論

“金石”一詞肇始於先秦時期，本指樂器，並非今之所謂“金石”也。^① 北宋歐陽脩《集古錄》開金石研究之風，形成實際意義上的“金石學”。“金石學”近似於歐洲的“銘刻學”，作為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它是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銅器和石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問。^② 最早在金石學背景下使用“金石”概念的學者是北宋文人曾鞏，然而“金石之學”的名稱直至清代中葉才由錢大昕、王鳴盛等學者正式提出。錢大昕《關中金石記序》（1781）：“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裏。”^③ 王鳴盛《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序》（1787）：“予妹婿錢少詹竹汀《潛研堂金石跋尾》，乃盡掩七家出其上，遂為古今金石學之冠。”^④ 儘管“金石學”名稱提出得很晚，但金石學家的金石活動卻從未停止。

宋以來雖出現了趙明誠《金石錄》、陶宗儀《古刻叢鈔》、都穆《金薤琳琅》等金石學名著，但金石學的發展仍局限於古器物的著

① 二十世紀上半葉，馬衡先生為“金石”及“金石學”下了定義，大體說明了金石及金石學的研究範圍：“金石者，往古人類之遺文，或一切有意識之作品，賴金石或其他物質以直接流傳至於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種材料做客觀的研究以貢獻於史學者，謂之金石學。”參見馬衡《中國金石學概要》，載《凡將齋金石叢稿》，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頁。

② 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 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頁。

③ 參見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本）第九冊，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頁。

④ 同上書，第1頁。

錄、考訂以及古碑刻的收藏、整理等方面，收錄範圍和研究層次都有待深入。^① 金石學發展到清代達到鼎盛，湧現出一批代表學者和著作，王昶、錢大昕、翁方綱、阮元、孫星衍等金石學家通過訪碑以及商討金石的形式促進了金石學的進一步發展，梁啟超、康有為對清代金石學都有過總結。^② 清代金石家精於鑒定、詳於考證，并形成了一批富有集合性和綜合性的著作，王昶《金石萃編》無疑是清代金石學的典範，是書繼歐陽脩《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之遺風，承洪适《隸釋》《隸續》之統緒，體例完備，自成一派。^③ 作為清代金石學里程碑式的代表，《金石萃編》^④ 開啟了乾嘉金石學研究的新風氣。

① 沈勤廬：《金石學概要》，《蘇州女子中學月刊》1929年第5期；朱劍心：《金石學》，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1頁。

②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云：“此學極發達，裏頭所屬門類不少，近有移到古物學的方向。”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亦有：“乾、嘉之後，小學最盛，談者莫不藉金石以為考經證史之資。專門蒐輯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於是山巖、屋壁、荒野、窮郊，或拾從耕父之鋤，或蒐自官廚之石，洗濯而發其光彩，摹拓以廣其流傳。若平津孫氏、侯官林氏、偃師武氏、青浦王氏，皆輯成巨帙，遍布海內。其餘為《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圖》《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續編》《金石補編》等書，殆難悉數。故今南北諸碑，多嘉、道以後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見碑，亦多《金石萃編》所未見者。出土之日多可證矣。出碑既多，考證亦盛，於是碑學蔚為大國。”參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版，第755—756頁。

③ 李學勤：《影印〈八瓊室金石補正〉序》，《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85年第134期。

④ 《金石萃編》亦寫作《金石粹編》，如嘉慶十二年（1807）三泖漁莊刻本就作《金石粹編》。“萃”，《說文·艸部》：“萃，草貌。从艸卒聲，讀若瘁。”本義為草木叢生，“萃”引申為聚集，如《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師方壯，若萃於我，我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金文“萃”始見於戰國晚期，从“艸”，“卒”聲，“卒”或省寫成“衣”形。金文表示戎車部隊，鄆王職戈“鄆王職乍（作）王萃”，王萃指燕王戎車部隊使用的兵器。“粹”，《說文·米部》：“粹，不雜也。从米，卒聲。”本義是沒有雜質的米，引申表示沒有雜質、純淨。段玉裁《注》：“按粹本是精米之偁，引伸為凡純美之稱。”如《呂氏春秋·用眾》：“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高誘注：“粹，純也。”“粹”表示精華、精粹。如《楚辭》：“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粹”通“萃”，表示聚集。如《荀子·正名》：“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

一 王昶生平與學術

王昶（1724—1806）^①，字德甫，號述庵，一字蘭泉，又字德琴。祖籍浙江蘭溪，自高祖懋忠遷居松江府青浦縣珠街角鎮，而為青浦（今上海青浦）人。乾隆六年（1741）王昶以第一名成績入府學，十四年（1749）入蘇州紫陽書院，與錢大昕、褚寅亮、曹仁虎成同屆。十六年（1751）沈德潛接替王峻任書院山長，將王昶、王鳴盛、錢大昕等人詩作編為《吳中七子詩選》。十八年（1753）王昶舉鄉試；翌年，赴京參加會試，以二甲第七名成進士，後殿試，名列三等。居京期間，協助秦蕙田纂修《五禮通考》，並結識戴震。南歸途中，客居揚州，入盧見曾幕府，助其校勘《雅雨堂叢書》；期間，追隨惠棟逾二年，盡讀惠氏著作，且一一為之抄校。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南巡，王昶獻詩為賀，遂授內閣中書。兩年後，以協辦內閣侍讀身分入職軍機處。此後近十年，王昶作為乾隆的扈從，西謁泰陵，祭祀東陵，避暑承德，圍獵木蘭，參與纂修《通鑒輯覽》等書。三十三年（1768）因受盧見曾舞弊案牽連而罷職，時中緬發生糾紛，遂充軍效力，開始了長達九年的軍旅生涯，《征緬紀聞》《征緬紀略》即在此期間完成。王昶從軍期間，擔任郎中一職，大小公文皆出其手，《履齋尺牘》收錄王昶公文便是例證。中緬戰爭平息後，王昶又隨大學士、雲貴總督阿桂入川，平定大小金川。回京後升任鴻臚寺卿，並軍機處行走，期間總纂《平定兩金川方略》及《大清一統志》。

① 王昶生卒年，文獻記載不同。嚴榮《述庵先生年譜》記為先生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724年1月6日）生，卒於嘉慶十一年六月初七日（1806年7月20日），時年八十三。阮元《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秦瀛《刑部侍郎蘭泉王公墓誌銘》同為“嘉慶十一年六月初七卒，年八十有三”。李恒《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載“嘉慶十一年六月卒”，李元度《清朝先正事略》載“初七日雞鳴，公曰：時至矣。遂薨，年八十有三”。管同《資政大夫刑部右侍郎致土王公行狀》以為卒於嘉慶十二年五月七日，年八十一。錢林撰《文獻徵存錄》謂其卒於嘉慶八年，誤。嘉慶八年至嘉慶十一年，王昶仍有諸多社會活動，亦與好友有書信往來，所以卒年不可能在此年，詳見《述庵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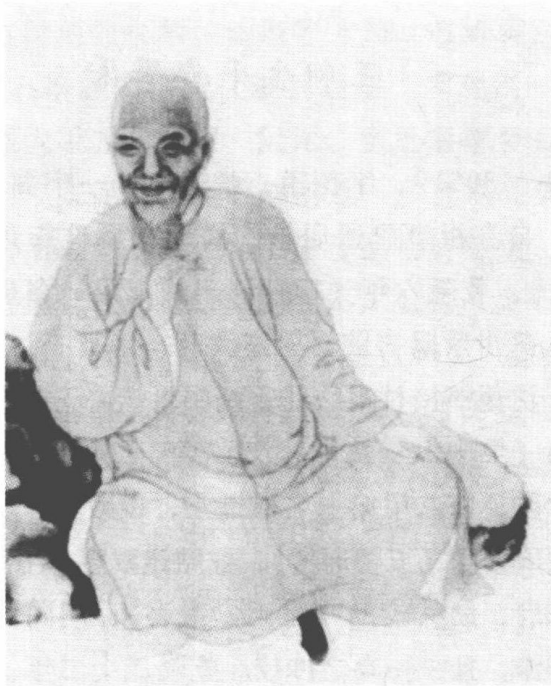


圖 0-1 王昶像

乾隆四十五年（1780）出任江西按察使，四十八年（1783）改陝西按察使，五十一年（1786）授雲南布政使，編纂《雲南銅政全書》。五十四年（1789）授刑部侍郎，五十八年（1793）乾隆特准昶告老還鄉，因歲暮苦寒，命其次年春融之時回歸故里，遂將堂名改為“春融”。還鄉後，王昶先後任職婁東書院、敷文書院及詒經精舍等，著書立說，陸續編訂並刊行了《春融堂集》《金石萃編》《湖海詩傳》《明詞綜》等著作。嘉慶十一年（1806）六月初七，卒於家中，年八十有三。

王昶在文學、史學、校勘學、金石學等領域都取得了突出成績，《清史稿·王昶傳》云：“昶工詩古文辭，通經。讀朱子書，兼及薛瑄、王守仁諸家之學。蒐采金石，平選詩文詞，著述傳於世。”^① 但就其學術貢獻而言，則集中體現在文學與金石學兩個方面。文學方面

^① 參見（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三百五，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524頁。

以《蒲褐山房集》《湖海詩傳》《湖海文傳》為代表^①；金石學方面以《金石萃編》為代表，阮元評價其“碑版之文，照於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②。王昶一生為官南北，政治才能卓越，深得乾隆賞識；學術上“又以對經史考據學風的表彰和良好的詩詞古文素養而‘炳著當代’。”^③

王昶積數十年之力蒐訪、整理金石碑拓，他曾在《金石萃編》中描述其在金石尋訪方面所做的努力：

余弱冠即有志於古學，及壯，遊京師，始嗜金石，朋好所贏，無不丐也。蠻陬海澨，度可致，無不索也。兩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出輿柅而北，以至往來青、徐、兗、豫、吳、楚、燕、趙之境，無不訪求也。蓋得之之難如此！然方其從軍於西南徼也，留書簞於京師，往往為人取去，又游宦輒數千百里，攜以行，間有失者。失則復蒐羅以補之，其聚之之

① 學界對王昶文學方面的研究非常充分，這方面的論文多達數十篇。詩學方面主要有：林秀蓉《王昶詩論探研》、張突生《王昶詩文研究》、黃治國《王昶詩歌研究》、武雲清《王昶詩歌研究》、肖士娟《王昶詩歌及其詩學研究》、宋良容《王昶與乾嘉時期環太湖詞壇研究》、衛新《王昶的詩論及其詩歌創作論略》等，以上文章都從王昶的文學創作出發，結合《春融堂集》對王昶的文學思想、文學理論及文學成就進行了非常全面的論述。涉及詞學方面的有：林友良《王昶詞學研究》、朱惠國《從王昶詞學思想看中期浙派的新變》、劉婷婷《王昶〈明詞綜〉與〈國朝詞綜〉研究》、裴風順《王昶詞及詞集研究》、宋良容《王昶與乾嘉時期環太湖詞壇研究》、彭國忠《試論王昶詞論對浙派的發展——以稿本〈西崦山人詞話〉為論》、卜茹雯《王昶詞學思想及其實踐》、袁俊《王昶詞學研究》等，上述文章以《明詞綜》《國朝詞綜》為材料，討論了王昶的詞學理論及詞學批評。其他方面還有：王慧華《王昶的文學文獻學研究》、黃蕙菁《清前期江蘇青浦縣圓津禪院與士人網絡的關係》等，它們從文獻學角度對王昶的文學成就進行了深入剖析。可以說，有關王昶文學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其詩詞理論方面的研究已相當充分。

②（清）阮元：《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載《碑傳集》第三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062頁。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王蘭泉先生》對其文學貢獻亦有評價：“先生天資過人，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詩宗杜少陵、玉溪生，而參以韓、柳。古文則以韓柳之筆，發服鄭之緼。功業文章，炳著當代。”詳見《碑傳集》第三冊，第1072頁。

③ 陳祖武、朱彤窗：《乾嘉學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頁。

難又如此。而後自三代至宋末、遼、金，始有一千五百餘通之存。夫舊物難聚而易散也，後人能守者少，而不守者多也。使瓌偉怪麗之文，銷沈不見於世，不足以備通儒之採擇，而經史之異同詳略，無以參稽其得失。^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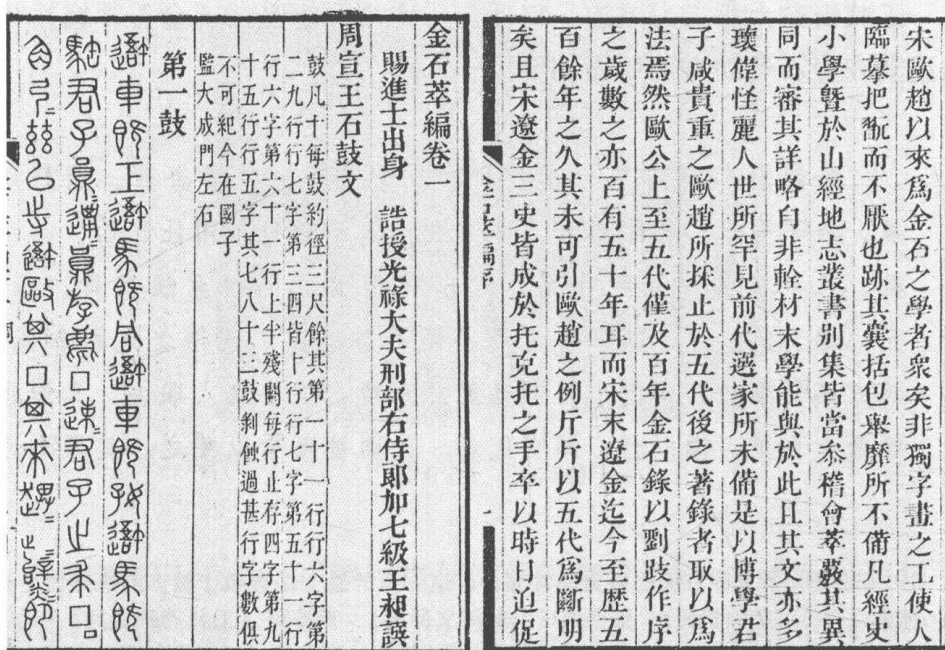


圖 0-2 《金石萃編》卷首

王昶為官五十載，宦游之地，遍及宇內。從名山大川到叢林榛莽，從峭壁懸崖到平巒奇峰，他所收藏的兩千餘種金石拓本成為《金石萃編》編纂的重要來源。在它問世以前，較成規模的集釋類著作雖有都穆《金薤琳琅》、李光暎《觀妙齋藏金石文字考略》以及吳玉搢《金石存》等金石書，均有收書不足及體例不備等缺點，實難反映歷代金石存藏、研究的全貌。《金石萃編》綜合目錄、存文、釋文與集

^①（清）王昶：《金石萃編》，載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第88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50頁。